



## 从田间乡野到国家舞台——民族国家视野中的原生态唱法

发布日期：2007-9-10 19:05:43 作者：马岚

马岚

(南京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新增了原生态唱法，很多少数民族选手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这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透过青年歌手大赛，通过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主流媒体以宣传民族文化来强化民族认同，同时又以主流文化对他们进行规训以培育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与几十年前吴文藻先生民族与国家两分但多民族共同整合于一个国家体系的提法可谓不谋而合。

**关键词：**民族国家；原生态民歌；民族识别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3-0034-04

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将原生态唱法单独放在整个活动中进行，成为本届青歌赛的一个亮点。按照中国歌界的传统，唱法有“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三种，这次央视青歌赛，特别将“原生态”作为一种唱法与其它三种传统唱法并置，并且几乎所有的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垄断，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谓原生态音乐，有人说是来自山野沟壑、田间地头的音乐，也可称为乡土音乐或根源音乐，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特征。原生态音乐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态音乐不仅要处在某一种生活状态和环境中，没有经过专业渗入与发展，保存了自己独特风俗，还应具有民间集体创作、口传心授性，最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汁原味”<sup>[1]</sup>。为什么在流行音乐风暴席卷了每个角落，在传统民歌被进一步“边缘化”的时候，这些来自丛林山寨的草根艺术反而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家舞台？值得探究。

原生态音乐包含了一个民族特有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但因其大多存在于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被孤立的主流文化之外，鲜为人知。这种音乐很可能因某些艺人的逝去而消失。对于传统艺术、民俗、技艺等文化的保护，仍需国家立法和政府的扶持才能真正实现。而央视作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影响力是巨大的，甚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态度，从中可以反映出国家导向、国家立场、文化方向等。央视的这个举措，起码是唤起这些非物质文化的持有人对其自身价值有一种认定，该举措的宣传鼓励作用比起官方政府文件的影响面要宽广得多，作用力也直接和有效得多。

### 一、促进认同的舞台：以国家舞台来强化民族自觉

原生态歌手需要借助国家比赛的形式才能为观众所认识，这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如果不借助央视，恐怕大多数观众还不知道有“原生态歌手”这一说，而作为原生态民族也很可能不珍视自己的稀有文化遗产，后继无人。

有关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sup>[2]</sup>（198）。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确立和执行以后，促进了过去被压迫、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早在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除了那些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发展较为清晰、自近代以来被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外，过去一些更改、隐匿民族身份的民众纷纷公开提出或重申了自己的族称。在自报的族称中，出现了许多过去人们没有听说过的民族族称。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sup>[3]</sup>（106）。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

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因为民族识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识别作为国家确定的带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民族划分，使得混乱的、不断变化的地方族群认同得以梳理，或者变得明确起来。在人们对民族加以新的定义之后，族群认同可能会部分地或者几乎完全与国家的分类一致起来。通过民族识别，用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由国家确定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划分，代替了混乱、流动的地方族群认同。

通过民族识别和确定，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能够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产生、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少数民族干部的任用等更好地得到落实，少数民族在其他方面的利益也有可能得到更好的保障。由于识别的结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实际利益得以更可靠的落实，使各民族民众可以更好地享有经济、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优惠措施<sup>[3]</sup>（126）。

对于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来说，民族识别还有另一层的考虑。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将会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抢救、搜集即将散失的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具体资料，用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史，成为民族学家的紧迫任务参见潘蛟《范式的统一和修正：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人类学》，未刊稿，1995。。当然，中国民族学家依然受研究“野蛮人”的学科定位的影响，面对迅速变迁的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自我意识到应当承担的“抢救”的天责。而学者自觉的自我定位恰恰与政府的要求达到一致<sup>[3]</sup>（158）。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研究在调查和文献搜集基础上，由政府部门安排开始了其独特的“民族志”（并非西方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ethnography）撰述。这些撰述的基本框架是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对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历史阶段划分。然而，撰述依据的调查研究却更多带有“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的意味，而这些“被抢救”的文化类型被认定为“民族识别”的基本工作，其目的既在于确认“被抢救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定位，又在于为新确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研究的双重使命，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sup>[3]</sup>（61）。

反观现在对原生态音乐的重视，与当年的民族识别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民族识别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族称、民族成分的甄别，使其系统化、科学化，更好地保障了少数民族权利的实现，同时为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提供了依据，以此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培养民族认同。青年歌手大奖赛通过借助国家传媒工具，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重新整合和再现，或者说通过将其和主流文化的并置和呈现，对弱势濒危文化的进行“抢救”，使这种传统的、民间的、带有鲜明地方特色、承载了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能够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这种竞赛舞台呈现的形式在重塑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增加了民族凝聚力。

在原生态唱法中以海菜腔获奖的云南红河州彝族姐弟李怀秀、李怀福，赛后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能来参加比赛是受到了自治州政府和云南政府极大支持和帮助的，并且政府号召当地人民关注他们的比赛近况，积极投票支持，他们的每一场比赛家乡人都会聚在电视机前热情地观看，这场比赛成为当地彝族社区内的一件盛事，增加了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热爱。他们在大赛上获奖之后，除了生活得到改善，更让两人欣慰的是传统民族音乐受到了重视。李怀秀说：“这几年经济好了，卡拉OK、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入侵’农村，我们那边很多年轻人不爱唱民歌，认为这些东西很老土，都改唱流行歌了。可是现在不同，媒体越来越关注原生态，青歌赛还有了原生态组，我们当地的政府也更重视，年轻人又爱唱民歌了，有的学校里连课间操时间也在放海菜腔。每次回家，小孩子们都缠着让我教他们唱歌。”比赛结束后，回到家乡的姐弟俩受到了家乡人隆重的欢迎，还没到家，路上就有人放鞭炮，乡里还摆了酒席为他们庆功，他们成为家乡人眼中的英雄。

原本受到冲击的民族文化获得了新的活力，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为什么青歌赛具有这种“起死回生”的力量呢？这种力量究竟来自于何处呢？为什么本来已经濒危的文化一到了这个舞台上就大放异彩？为什么本民族的人不知欣赏自己的文化反而要靠外部的力量来施予自己这种认同呢？

## 二、加以规训的舞台：以国家舞台促进整合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是国家舞台，它代表的是主流文化。无论是多偏远、多边缘的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识别在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下都已经被整合进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因而国家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有民族的权威，主流文化也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只有被主流文化所认同的边缘文化，才具有生命力。但是所谓的原生态一旦被搬到舞台上是否还是真正的原生态呢？

青歌赛的比赛项目，除了比唱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综合素质测试。综合素质测试包括试唱练耳、专业乐理知识、文史知识、自然地理等等。这些知识大多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物，而所谓的原生态歌手本来就是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中所孕育出来的“下里巴人”，如何能知晓这些陌生遥远的东西，甚至连这一套话语方式都是陌生的。来自于原生态区域的农牧民们在面对英译汉、外国音乐、文学、舞蹈、军事、政治等各种问题时大多束手无策，唱歌时的自信荡然无存，好在评委和观众立刻就意识到此中的“荒诞”意味，抱以宽容或自责。而这套知识体系正是体现了国家对于这些“乡野”们的规训，是国家权威的呈现。

如在青歌赛第20场团体决赛获得全场最高分的李怀秀、李怀福组合，除了用真切优美、绵柔悠长的海菜腔打动了评委和观众外，在试唱练耳部分回答听辨问答题时，李怀秀沉着机智，听完题目后，马上就回答出了刚才所演奏的乐曲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枪交响曲》（又名《第六交响曲》），回答完毕后，现场评委立即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徐沛东评委非常满意地说：“评委们已经为你祝贺了，我也很高兴，题比较难，能答上来，为你祝贺！”可见，这已经不是一个标准的原生态歌手了，她是受过特殊教育和训练的，对于这一套话语体系已经烂熟于心了，是“被改造过的原生态”，只有这种人才，才是这个舞台要推崇的，才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的，因而才能成为

最后的胜者。

除此之外，作为电视直播的歌手大赛不但强调唱法，它的节目性和可观赏性使台风、气质、表演技能都成为关键因素，这与原生态还原民俗的、强调个性的特点格格不入，因而只有能兼顾的表演者才能获得青睐。福斯特就曾说过，国族文化的创造，必然要求对“国族公民”进行培养，使他们成为带有特定的历史觉悟、权威观点和自我意识的特殊公民。看似开放的舞台，其实包含着不低的门槛，并且暗示了它的标准，在这栽了跟头的人，会以此为戒；即将“步后尘”的人们，也会有所借鉴。或许那些打算参加下一届比赛的原生态歌手们，会在综合素质测试上下一番功夫吧！

### 三、作为文化的民族与作为政治的国家

作为一个舞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可以成为窥探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一面镜子。对于民族与国家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先生早有一番论述。吴文藻有感于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为了“保种强国”，吸收了西方民族学说的因素，倡导以各种文化自觉方式确立民族自尊心，并经由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确立来达到创造强大国家的目的。而民族（国族）主义的推崇在中国却必须面临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实体，即“天下”。如何可能运用“民族”的观念（或“国族”）来处理这个政治实体长期存在的内部族群多元性的难题，吴文藻提供了一个民族区分与国家的方案，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认为作为“人文精神”和“文化团体”的民族，必须与国家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区分。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sup>[4]（57）</sup>。以文化为基础的新国家，显然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享有不同文化遗产的民族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吴文藻没有予以进一步的概念澄清，而似倾向于主张以现代西方文化为“文明”来教化多民族的国家，促成其多民族的合作精神，奠定一个强大国家的文明国家体系<sup>[4]（58）</sup>。在撰述《民族与国家》一文时，吴文藻怀有一种对文化的双重期待。一方面，他期待作为一种能够创造人的自由的文化过程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复兴的手段；另一方面，他期待作为多元的不同民族文化能在这个“天下”复兴中得到保护、尊重，同时发挥它们对于这种文化过程的归向作用<sup>[4]（65）</sup>。

重读吴先生这篇文章，竟发现我国现在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与他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国家舞台给各民族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并怀着“特别照顾”的感情为那些偏远边缘的民族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都有表现、发展的权力，同时，这多种多样民族文化是具有一定向心力的，都是在民族国家的体系内得到规训、改造而后按一定方向发展的。而这种建构过程不再以当初民族识别那般的宏大工程来实施和体现，而是渗透于国家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让人不易察觉却又不可逃脱。

#### 参考文献：

- [1] 薛雷. 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再认识 [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6(5).
- [2] 费孝通. 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 [A]. 费孝通文集:第7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3] 王建民, 张海洋, 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史: 下卷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王铭铭.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A]. 王铭铭自选集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谢海涛】

### From the Farm Field to National Stage

—The Chinese Proto Folk Songs from Multi-Ethnic Country Perspective

MA Lan

(Social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t the 12th CCTV National Youth Singing Contest, the Chinese proto folk songs were first introduced and many singers of ethnic group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hich aroused much attention. Based on reew of this singing contest and ident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early 1950s, the author explored how to enhance commonness among ethnic groups by major media in fulfilling its function of culture progress. Meanwhile,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commonness of the same country can be strengthened by major media from mainstream culture' s regulation and cultivation. This happened to coincided with ews held by Mr. WU Wen-zao several decades ago, that is, nationality and state are of different sense but Multi-ethnic groups can live harmoniously in the same country.

Key words: multi-ethnic country; proto folk songs; ethnic identification